

# 超7000万股拍卖 成都银行个贷不良激增

超7000万股银行股权近日登上拍卖台，将成都银行拉入公众视野，该行经营发展情况如何也受到市场关注。整体来看，成都银行业绩稳步增长的同时整体资产质量呈现向好趋势，但该行个人消费贷在大幅压降规模之后不良攀升至20%以上，同时个贷业务倚重房贷，业务结构较为集中也受到了业内的质疑，如何提升抗风险能力也值得关注。

## 超7000万股将被拍卖

11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京东拍卖平台获悉，四川怡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怡和集团”）、四川怡和仁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诚贸易”）、四川高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威投资”）3家公司持有的成都银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合计7210.48万股将于11月30日-12月1日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拍卖。

相关股权展示价以2020年10月20日当天的收盘价10.69元/股乘以拍卖股数计，起拍价合计约7.71亿元。

根据成都银行半年报显示，怡和集团持有成都银行5000万股，位居该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第8位。另据天眼查显示，怡和集团、仁诚贸易、高威投资3家公司属于小微企业，均在今年7月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且3家企业实际控制人指向同一人——粟世金，而

粟世金也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人员。

“成都银行自身属于优质股权，由于银行与其股东之间有着严格的风险隔离等监管措施，民营股东的经营困境与成都银行若没有存在关联交易，则风险基本上是隔离的。成都银行自身的资产吸引力仍存。”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如是说。

事实上，股东无力偿债所持的银行股权被法院强制拍卖的情况并不鲜见，作为一家A股上市公司，根据成都银行股权在拍卖平台上的历史交易情况，不乏有标的吸引了投资者数十次出价，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就此次股权被接盘的概率而言，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从外部环境来看，目前经济回暖，外界对此前长期处于低估值的银行股拥有较好的预期；从内部因素来看，今年以来成都银行净利润有所增长，且自身为上市银行，因此预计成都银行大概率不会遇到此前某些中小银行流拍的局面。

对于本次股权拍卖的影响，11月9日，成都银行方面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股份拍卖涉及三笔股份合计7210.48万股，占该行总股份的1.996%，预计此次股份变动对该行股权结构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 个人消费贷缩量不良攀升

本次股权拍卖的背后也让市场目光聚焦于成都银行的经营情况。2020年三季度显示，成都银行今年1-9月营业收入为104.24亿元，同比增长12.0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亿元，同比增长4.81%。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20年9月末，全行不良贷款率1.38%，较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98.91%，较上年末增长45.0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该行整体不良贷款率虽然有所压降，但个别业务的资产质量显现出压力。

根据该行半年报披露，截至2020年6月30日，成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为21.1%，个人经营贷款不良率为11.66%。

“成都银行对于个人消费贷、个人经营贷这两项业务的风险暴露说明了该行对于相关业务的评估及风控能力有待提高。”陶金直言。而对于相关业务高不良率产生的原因，苏筱芮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机构压降存量的过程中是正常现象，分母小了会加大比率数值；二是宏观经济环境下行会使银行资产质量承压。

正如上述业内人士所言，北京商报记者

注意到，不良率高企的背后，成都银行的个人消费贷规模曾经历过快速扩张和逐渐压降。这一业务规模曾从2011年的26.87亿元飙升至2013年的60.6亿元，占个人贷款比重从16.69%升至22.15%。自2014年开始该行逐步压降个人消费贷规模，至2020年6月30日，个人消费贷余额仅剩3.94亿元，占个人贷款比重降至0.55%。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成都银行个人消费贷规模大幅缩水，但在我国消费快速增长及需求升级的背景下，该行在消费金融领域已“另起炉灶”。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成都银行曾作为传统银行的“先行者”率先谋局消费金融公司，在2010年与马来西亚丰隆银行共同发起设立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程消费金融”），该公司为全国首批消费金融公司之一，目前成都银行持股占比为38.86%。锦程消费金融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等。

对于银行个人消费贷款缩量的变化，除了消化不良的因素，有业内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推测，这或是该行出于扶持消费金融的一种策略选择，锦程消费金融盈利情况良好，且随着消费金融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未来前景乐观。

## 个贷涉房贷款占比超90%

在成都银行个贷业务中，伴随着个人消

费贷规模急剧压缩，个人购房贷款规模呈现出“一枝独秀”势头。

截至2020年6月30日，成都银行个人购房贷款余额规模达662.09亿元，占比该行个人贷款总规模的92.92%。对比来看，在2014年，这一业务规模和占比分别为206.23亿元、65.67%。可以发现，该行个贷涉房贷款规模和占比均有大幅提升。

“相比消费信用贷款，带抵押物的个人购房贷款客观上风险更小。这可能是成都银行持续提高个人购房贷款比例的原因。”陶金如是说。

不过该行个贷结构过于集中也遭到业内质疑。苏筱芮指出，个贷结构较为单一不如多元化业务能够分散风险，房地产是周期性行业，个贷中涉房贷款占比过高亦可能面临宏观经济、房地产政策周期性变化带来的波动风险。在个人贷款投放上，建议该行能多元化其零售业务以分散风险。

对此，成都银行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对于该行来说，按揭贷款业务也是个贷业务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近年来该行对个人贷款业务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大力发展个人住房按揭业务，积极支持居民家庭刚需和改善型需求，截至2020年6月末，该行个人非经营性贷款余额666亿元，不良贷款余额2.72亿元，不良贷款率0.41%，整体资产质量优于同业平均水平。截至2020年6月末，个人购房贷款不良率为0.29%，总体上风险可控。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马婧

# 业务连亏 智付集团“卖子”求止血

业务连亏“卖子”求止血?近日，以第三方支付起家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智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付集团”）接连出手旗下子公司一事引来业内唏嘘。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智付集团集支付、小贷、大数据风控服务等业务于一身，但在2018年支付违规被多部门严罚后，业绩已出现连续两年亏损。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无论是支付及小贷业务，还是大数据风控，均处于监管不断趋严的态势。内忧外患下，智付集团后续又该如何破局？

11月9日，华平股份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华平科技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平投资”）于11月5日与智付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华平投资拟分别收购智付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利泰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泰华”）100%股权、深圳市泰科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科元”）100%股权。最终协商确定交易作价总计约1.19亿元。

有意思的是，1.19亿元从智付集团处收购两家全资子公司，华平投资看中的却是对方旗下的房产。根据收购公告，华平投资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规划需要，拟分别收购利泰华、泰科元100%股权，以取得两家公司在深圳市龙岗区1栋厂房与3栋住宅所有权作为办公场地使用，上述公司名下房屋及土地面积合计超9000平方米。

这并非智付集团首次“卖子”。一次出手两家子公司，两个月内频频转让股权，智付集团为何“卖子”？背后是何原因？北京商报记者尝试向智付集团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多次拨打其官网电话均未接通，发送的采访函也未见有回应。

不过，此次收购公告披露的智付集团财务状况或可窥出端倪。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两年，智付集团连连亏损。2020年前三季度，智付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7.31万元，仅达到去年全年营收的19%；录得净亏损324.83万元，而去年全年净亏损则为1944.45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智付集团总资产为8.23亿元，总负债为6.66亿元，资产负债率已达到80.92%。

“华平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就是智付集团联合创始人，可以大致判断可能是智付集团因支付业务接连遭到大额罚单，以及受到疫情影响业务受挫而导致陷入流动性危机，因此之后又通过向关联方公司出售子公司来紧急补充现金流。”支付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如是评价道。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则称，公司“卖子”保壳是一种常见操作，主要目的是为了提振业绩，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但需注意的是，这一提振业绩的操作在报表中属于



非经常性损益，起到的仅仅是美化数据的作用，不改变盈利逻辑。

因“卖子”求生被业内关注的智付科技集团原本是一家跨境电商平台，业务起家于第三方支付。从官方介绍来看，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最初名为深圳市叮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叮叮公司”）；2012年6月通过旗下公司深圳市快汇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汇宝”），继而获取互联网支付牌照；2015年3月，快汇宝更名为智付电子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付支付”）；次年6月，叮叮公司也正式更名为智付科技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更名后的智付科技集团，进一步成立第三方大数据风控服务提供商，带有社交属性的兼职服务平台，以及收购南宁市钱塘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始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跑马圈地”。

据此前华平股份发布的公告，2014年至2017年9月30日，智付集团还处于盈利的状态，如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前三季度，智付集团净利润分别为429.35万元、342.42万元、1341.67万元和2212.01万元，直至2018年遭遇业绩变脸，走上了下坡路。

在分析人士看来，智付集团业绩大幅下滑

或与其控股的智付支付在近年来频收罚单有关。2018年以来，因为博彩、非法理财等平台提供支付通道；通过虚构货物贸易、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跨境外汇支付业务，智付电子不仅被卷入法律诉讼，还曾被监管重罚。仅2018年中，智付电子就曾遭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合计处罚超4000万元，几乎覆盖了智付集团2014年至2017年三季度近四年间的所有盈利。

“智付集团支付业务在并未夯实的情况下，因非法平台提供支付通道而接连收到巨额罚单，说明其支付业务基础尚未打牢。”王蓬博指出，智付集团收购小贷牌照后曾经入股运营P2P平台，但在2019年也已经良性退出。整体来看，尽管该公司在互联网金融、新零售、智慧城市等方面表现出多领域布局的意愿，但其本身支付业务基础不牢，加之金融业务受到严格监管无法有效展开，各领域投资处在市场发展前期，因此资金无法回笼，这是其亏损的主要原因。

集小贷、支付、大数据风控服务等业务于一身，但又因支付违规被重罚的智付集团，如何把控业务风险？违规业务整改情况如何？北京商报记者向智付集团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应。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 业绩、规模两不误 中银盛利定开债基却触及清盘条件

年内清盘的基金不在少数，但因持有人占比过高“黯然离场”的可谓少见。11月9日，中银盛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中银盛利”）发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值得注意的是，该只基金拟清盘的原因较多数基金而言显得“与众不同”。公告提到，若在开放期满时，基金前十大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总数超过基金总份额的90%则可能触及清盘。有业内人士评价，从该只基金的特性而言，将上述情形纳入拟清盘的条件，是对投资者负责任的表现。

11月9日，中银盛利发布公告称，可能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然而，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触发清盘的原因却并非常见的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基金资产净值连续60个交易日低于5000万元，而是因为开放期期满时，基金前十大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总数可能超过基金总份额的90%。由于中银盛利在11月6日发生上述情形，所以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

同时，公告也指出，中银盛利目前属于开放期，开放期最后一日为2020年11月13日，开放期内基金赎回业务正常办理。若截至11月13日日落，该基金前十大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总数仍超过基金总份额的90%，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自11月17日起进入基金资产清算程序。

据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因上述原因导致基金可能触发清盘的个例在近年来鲜有出现。对于中银盛利为何会将该情况纳入可能触及基金清盘的情形，北京商报记者撰文采访中银基金，但截至发稿未收到相关回复。

基金豆豉深分析师孙龙表示，就已清盘的基金而言，上述触及清盘的条件确实罕见。但孙龙进一步解释，在前十大份额持有人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若出现前十大份额持有人全部赎回的情况，则极易触发巨额赎回，很容易对基金净值产生较大的扰动，从而影响到投资者利益。因此，基金管理人将该情形纳入可能触及清盘

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投资者负责任的表现。

此外，财经评论员郭施亮还提到，定开债基一般在封闭期内无需应对赎回风险，但当定期封闭期结束，或开放申购、赎回时，可能需要应对流动性压力以及大额赎回的压力。对投资者来说，应该注意回避前十大份额持有人过度集中情况，巨额赎回以及集中赎回压力不可小觑。

正如郭施亮所说，成立于2013年8月的中银盛利，在近年来的规模变化上，尤其是每次开放期内，确实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据同花顺FinD数据显示，自2016年至今，中银盛利先后4次出现单一季度规模的明显变动。

例如，2017年三季度末，该基金的规模由前一季度末的68.56亿元跌至45.4亿元。最近一次规模的大幅缩水则是在2019年四季度末，彼时约为9.68亿元，较前一季度末减少12.75亿元。就最新数据来看，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中银盛利的规模为9.81亿元。虽然远高于5000万元的清盘线，但较2016年三季度末的规模巅峰75.12亿元有明显缩水。

事实上，尽管规模大幅变动，但该基金的同期业绩表现却未受到显著影响。北京商报记者在天天基金网中银盛利的论坛中注意到，有投资者对该基金的近期表现提出质疑。有投资者在10月31日发表评论称：“这个月净值不涨，还大跌0.76%，债基比投入股票跌得还多”。而根据天天基金网显示，中银盛利在10月30日的单位净值为1.046元，日增长率亏损0.76%。

那么，该净值跌幅在定开债中亏损是否较大？郭施亮认为，对定开债来说，单日跌幅近1%属于较明显的下跌，而市场利率环境、巨额赎回引发流动性危机等都是可能导致大跌的原因。

与此同时，还有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提及，该只基金出现如此大的跌幅，或与其所持有的部分债券遭遇估值下调有关。“通常而言，跌幅不可能这么大。”该业内人士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海媛